



《看不见的人》与看得见的冷战

——艾里森的“自我”拯救之路

金 衡 山

内容提要 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是在冷战情形下出版的一部作品，带有很强的冷战初期意识形态的痕迹。本文通过追溯艾里森在三四十年代参加左翼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历史，揭示艾里森思想的转变及这部作品的背景意义。

关键词 《看不见的人》 冷战 左翼

战后美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似的著作当属拉尔夫·艾里森 1952 出版、翌年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看不见的人》。此后艾里森还出版过一些评论集，也一直在创作第二部小说，但直到 1994 年辞世仍然没有出版，因此他也成为仅靠一部主要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英名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论者不约而同地发现《看不见的人》超越了黑人文学的抗议传统，上升到对个人斗争过程的普遍意义的揭示；上世纪 50 年代成名的两位著名美国文学研究者刘易斯和蔡司即对此有过相近表述，而以《美国文学中的爱与死》闻名的费德勒在其著作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艾里森的作品要比理查德·赖特那些充满激情的小说高出一筹。^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艾里森本人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在国家图书奖获奖词中，他似乎完全绕过了黑人作家与黑人作品之特性这样的话题，转而谈论“个人为着民主而应具备的道德责任”，认为这

① See Thomas Hill Schaub, *American Fiction in the Cold War*,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 92.





是小说表达的主题,其另一个表述则是“个人的自我实现”。^①此后,研究者基本将此表达作为理解该部作品的定论。美国学者华伦在2003年出版的论著《如此之黑,如此之忧郁:拉尔夫·艾里森与批评的缘由》中即认为艾里森在小说中要传达的是对“自我身份的肯定”^②,而在特拉西2004年主编的《艾里森研究历史指南》中,由格拉姆(Maryemma Graham)和麦克(Jeffrey Dwayne Mack)主撰的《艾里森小传》一文也将《看不见的人》的主题明确理解为“对自我身份的追求”^③。早在1955年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是否认为追求自我是一个重要的美国主题时,艾里森的回答非常肯定:“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并不知晓。这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追求自我是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④显然,艾里森是从一个抽象的高度来概括美国文学的主题的,而他自己的写作则融入了表达这个主题的潮流之中。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艾里森笔下的“自我追求”主题,其具体指向以及历史背景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社会,尤其是20世纪黑人历史的发展过程;二是《看不见的人》成书过程的具体历史背景,即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早期的冷战历史背景。相对而言,前一个问题已有很多论述,并已经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研究一个重要方面,而后一个问题则较少被提及,但实际上意义重大,因为把艾里森的创作放在冷战前后的历史过程中加以透视,不仅可以破解“自我追求”这个美国文学中的主题在《看不见的人》中的具体含义,而且更有助于理解此作能够发挥巨大影响的背后成因,尤其是“政治原因”。换言之,要完整理解《看不见的人》,不能绕过冷战这个历史现实。

—

《看不见的人》讲述的是一个人的奋斗史,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把主人公“看不见的人”的个人奋斗融入到历史背景、尤其是黑人生活的变迁过程中,如南方黑人的人性的“丧失”(小说第二章中黑人“真血”讲述的在睡梦中强奸自

① See Ralph Ellison Acceptance Speech, www.nationalbook.org/nbaacceptspeech_rellison.html.

② Kenneth Warren, *So Black and So Blue: Ralph Ellison and the Occasion of Critic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 41.

③ Maryemma Graham and Jeffrey Dwayne Mack, “Ralph Ellison: A Brief Biography”, in Steven G. Tracy,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Ralph Elli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6.

④ Ralph Ellison, *Shadow and Ac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p. 177.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看不见的人》与看得见的冷战：艾里森的“自我”拯救之路

己女儿的故事)，黑人学校校长对“看不见的人”的虚伪态度以及主人公在北方工厂中的悲惨遭遇，在兄弟会中遇到的种种冲突，这些都构成了20世纪美国黑人历史的几个重要片段。与此同时，艾里森的描述笔法也总是淡化历史背景，其目的自然是重笔浓彩主人公的个人奋斗身影，使得“自我追求”的主题更加突出。这一现象在主人公与兄弟会来往的情节中尤其醒目。有关兄弟会组织的性质小说并没有明言，艾里森本人也否定兄弟会组织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See *Shadow*: 179），但大多数论者还是一眼就能看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占据小说近一半篇幅的有关兄弟会组织活动的描述有着明确的背景指向，通过“看不见的人”与这个组织的冲突，艾里森讲述了个人追求自我与自由的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此同时，兄弟会这样的左翼组织则被刻画成“看不见的人”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这或许曲折隐晦地表达了艾里森本人对以美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组织的一种怀疑乃至批判的态度，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也表明《看不见的人》透露了诸多冷战早期美国社会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痕迹。^①

正是在这个方面，小说的冷战背景尽显端倪。40年代末杜鲁门宣言出台，美苏冷战正式开启，继而又从政治、军事、外交延伸到了文化、社会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形成一种特殊的“叙述语言”，其主要内容是以“遏制”为导向，形成一种以美国的资本主义对峙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氛围，整个世界在自由与专制的对立中被一分为二。^②而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冷战的气氛也一样浓烈。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在政治上把冷战对峙推向了极端，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曾经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此冷战氛围下纷纷转向，从以往的激进与对抗转向冷战后与美国的认同与和解，在思想领域开始探讨起美国社会的主要价值观“自由”问题。^③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文化领域，冷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声讨。《看不见的人》中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痕迹一方面是对冷战背景的回应，一方面也表明艾里森本人思想的一个曲折变化。

以往对艾里森和《看不见的人》的研究，更多是关注小说本身表现出的对左翼思想的批判倾向，对作者曾经有过的思想转变过程论及甚少（国内学界基本

① See Barbara Foley, *Wrestling with the Left: The Making of Ralph Ellison's Invisible Ma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See Alan Nadel, *Containment Culture: American Narratives, Postmodernism, and the Atomic Ag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3.

③ 1949年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出版《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的政治》，重新审视共产主义及其威胁性，从中定义自由的重要性，由此“自由”有了新的历史背景依据，此书书名成为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标志。





没有涉及),这与出版社及评论界在介绍艾里森生平时有意隐去作家的政治生活经历有关。艾里森自己也在小说出版后的多个场合中申明他一直就是左翼思想的反对者。在1965年一次访谈中,艾里森提到,如果他要写美共在三四十年代的风风雨雨,肯定会很精彩,但他不会用小说这样的方式,而是会采用报道或者是政治论文那样的手段(See *Wrestling*: 2-3)。这里艾里森似乎是在暗示《看不见的人》与政治无涉,但同时也表明自己对三四十年代的左翼风潮心中有数,他要让读者明白的只是他本人不曾受过左翼思想的影响。但事实恰恰相反。

近年来,随着美国学界对冷战与美国文学关系研究的进展,艾里森以及《看不见的人》与冷战的瓜葛得到了很多披露,其中一个重要关联就是艾里森在三四十年代涉入颇深的左翼活动经历。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城一个贫穷黑人家庭的艾里森早年获得奖学金去阿拉巴马州的塔斯斯吉大学学习,这是一所由著名黑人社会活动家布克·T. 华盛顿创立的黑人大学。1936年7月,大学三年级的艾里森前往纽约,希望通过打工挣得完成学业的学费。在纽约黑人聚集地哈莱姆,艾里森遇到了左翼诗人兰斯顿·休斯,后者向他介绍了一些左翼激进分子,其中即有黑人作家赖特,其时在编辑美共刊物《做工者》(*Daily Worker*);艾里森受到赖特很大影响,同时也迷恋上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分析方式。在赖特的提携下,艾里森在左翼刊物《新挑战》(*New Challenge*)1937年秋季号上发表了他的首篇文学评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黑人小说家华特斯·图宾同年发表的小说《底层》(*These Low Grounds*)。小说讲述了一个生活在马里兰州的黑人家庭四代人的生活,艾里森赞誉作家对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认为小说是首次对一个黑人家族史进行描述,但同时也指出作品缺少一种历史和政治意识,他认为黑人作家有责任超越当下环境,“从整体上把握历史过程以及他和他的同族们与这个过程的关系”^①。显然,正如艾里森研究者麦克斯维尔所言,艾里森所说的“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②而所谓缺少的“历史与政治意识”实际是指30年代盛行的经济与阶级分析观。艾里森希望黑人作家能够通过黑人生活的描述向读者表明黑人的阶级地位,以利于黑人的觉醒,这自然也与其时流行的“红色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效应观一致。1942年,艾里森在左翼刊物《黑人季刊》(*Negro Quarterly*)当执行编辑,主编是哈莱姆左翼

^① Williams Maxwell, “Creative and Cultural Lag: The Radical Education of Ralph Ellison”, in Steven G. Tracy,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Ralph Ellison*, p. 71.

^② See Williams Maxwell, “Creative and Cultural Lag: The Radical Education of Ralph Ellison”, p. 72.





《看不见的人》与看得见的冷战：艾里森的“自我”拯救之路

圈的著名人物、美共党员安吉洛·亨东^①。艾里森深受亨东影响，在一些文学评论中进一步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批评。1942年春，他在《黑人季刊》上发表评论，评点黑人作家威廉·艾特卫（William Attaway）1941年创作的小说《铸造热血》（*Blood on the Forge*）。该小说反映的是20世纪初黑人从南方到北方的大迁移过程，描述了黑人在追随“美国梦”的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困苦和灾难。艾里森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的角度，肯定小说表现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轨迹，但同时也认为小说视野有局限性，没能从黑人大迁移的过程中看到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先进性，即“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②。他认为黑人应有一种历史觉悟，把握突破时机，看到社会变化的可能，这种黑人形象即是亨东这样的人物。显然，艾里森是将文学的政治效应作为其评论的出发点，而评论基点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艾里森在三四十年代不仅用左翼观点写文学评论，自己也进行了创作实践，曾写过十几篇短篇小说，其中多数属于当时很受青睐的无产阶级文学类型。这些作品都处于接近完成或可以发表状态，但都没有发表，艾里森去世后在其寓所被发现。已经大部分完成的短篇小说《梦》（*Dream*）的叙述者是一个南方小镇的黑人少年，他讲述自己在40年代参与全国黑人大会（一个争取黑人权利的受美共领导的左翼组织）的活动，为这个组织散发传单，并相识了给予他指导的两个成年人吉姆和布莱德肖，前者是一个黑人，后者是白人，两个人显然都是共产党员；通过黑人少年之口，小说描述了这两个人物组织活动，与以镇长为首的种植园主阶层进行斗争的故事。在此前另一篇近乎完成的小说《成长》（*Initiation*）中，艾里森还描述了一个“红色教授”的形象。主人公巴德出生在南方，到北方接受教育并加入了共产党，此后回家乡的一个大学讲授“抗争文学”并影响了一些学生，他们把课堂上听到的东西用于冒险举动，暗杀了一个当地政客，结果巴德也被处以极刑。小说在描述激进者的正面形象时表达了艾里森自己对激进活动的一些困惑（See *Wrestling*: 110、132、138）。有意思的是，在1955年春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是否受到社会现实主义的影响时，艾里森做了如下回答：“我那时正处于学习状态，社会现实主义是一种被高度重视的理论，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对所谓的无产阶级小说考虑过多少，其时马克思主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① Angelo Herndon (1913-1997)，1932年在亚特兰大组织罢工和游行，被捕入狱，后经左翼组织营救，1934年出狱到纽约哈莱姆，十年后离开美共。艾里森的一些短篇和《看不见的人》中的人物均以他为原型。

② Williams Maxwell, “Creative and Cultural Lag: The Radical Education of Ralph Ellison”, p. 75.





象。”(Shadow: 168) 艾里森承认接触过马克思主义, 但是否定了参与过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践。

二

1943 年夏艾里森被征入伍, 结束了在《黑人季刊》的编辑工作, 该年年中他表达了对美共及左翼的不满, 开始了他政治观念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与美共在战前与战中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变化相关, 也与艾里森对美国社会中黑人地位的看法相连。20 年代末, 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指令下, 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对黑人问题的解决方法, 认为南方的黑人应争取自治的权利, 建立“国家中的国家”, 同时也认为黑人向北方的迁移, 加强了北方无产阶级的多元化, 有助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形成, 利于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① 如上所述, 30 年代中期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艾里森在一些文学批评中表现出了对这些思想的理解, 并努力运用在批评实践中, 但之后美共的做法引起了他的困惑。1935 年为应对法西斯和希特勒在德国的扩张, 共产国际号召建立与其他党派联合的“人民战线”; 美共积极行动, 提倡“阶级合作”, 甚至提出“共产主义就是 20 世纪的美国主义”。艾里森一方面努力接受这些新的思想, 另一方面也开始质疑, 认为这些做法脱离了左翼运动的宗旨, 而且更是牺牲了黑人的利益。随着苏德在 1939 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人民阵线”自行解散, 但之后, 1941 年 6 月德国进攻苏联, 是年 12 月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美共政策再次发生变化, 从此前谴责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号召抵制战争转向极力支持美英苏盟国关系, 开展一致反对法西斯的“人民战争”; 美国共产党甚至认为革命已不再是其主要目标, 在战争后期把自己的组织改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艾里森对这种变化非常不满,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黑人的利益不仅遭受了牺牲, 更是遭到了背叛。1944 年, 艾里森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的困境: 一则评论》的文章, 评述瑞典学者格纳·默道尔(Gunnar Myrdal) 同年出版的著作《美国的困境: 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文中一个重要观点

^① See Barbara Foley, *Wrestling with the Left: The Making of Ralph Ellison's Invisible Man*, p. 19; Lowell Young, "The 1928 and 1930 Communist Resolutions on the Black Nation Ques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ww.marx2mao.com/Other/CR75.html.





《看不见的人》与看得见的冷战：艾里森的“自我”拯救之路

即是视美共的黑人政策与罗斯福的“新政”为同路货色，两者都不能真正地看清黑人所处的现实，尤其是种族歧视问题（如对军队中的种族歧视无所作为），而只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给予黑人某种“恩惠”（See *Shadow*：309）。相比于刚接触左翼思想时的言行，艾里森的变化是明显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艾里森对左翼的质疑并不等于他转向了右翼，相反，他对美共及左翼的不满和批判恰恰是因为他认为他们背离了左翼的方向，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

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看不见的人》的成书过程中艾里森思想的进一步变化以及此作品经历的从“左”向“右”的转变过程，后一点同样也与冷战氛围有很大的关联。艾里森于1945年开始创作这部作品，1952年出版，期间做过很多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小说中一些与左翼组织活动有关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调整。比如，手稿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看不见的人”在哈莱姆一处黑人居住区看到一些黑人因不能及时交付房费被暴力驱赶出去，他站出来进行了制止，首次显示了他的演说能力；此后他又目睹了兄弟会组织的一次游行，一个白人组织者当街演讲，宣称“只有一个美国，不是白人的美国，也不是黑人的美国，而是平等的美国……所有美国人携手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这一段话显然反映了“人民阵线”期间美共的政策，艾里森研究者弗雷认为艾里森在手稿中此处的描写并没有含有讥讽之意，尽管他对美共的政策持保留看法，但在“人民阵线”之前，他自己也做过类似的鼓动宣传。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出版稿中，“看不见的人”是在一段时间后和兄弟会头头杰克联系并加入他们的组织，而在手稿中，他是在目睹了游行之后立即加入了这个组织，因为他被他们深深吸引了。显然，以上这些描写对兄弟会这个左翼组织含有同情之意，但在出版稿中这些都被删去了（See *Wrestling*：249-250）。另一个类似之处是，在手稿中艾里森让“看不见的人”在一个情节里回想与兄弟会的交往，提到他们把自己的工资都用到了运动之中，大受感动，因此也把自己的那份捐了出去。这一段动人描写在出版稿中被删掉了，相比之下，在出版稿中，读者看到的是兄弟会出手大方，“看不见的人”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60美元，这免不了要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用钱购买了他的才能，而这个组织本身是不是腐败横行？（See *Wrestling*：268-269）

就人物塑造而言，除了主人公“看不见的人”以外，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非兄弟会领导人杰克莫属。从手稿到出版稿，艾里森对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做了很多改动。一个重要改动出现在“看不见的人”在参与兄弟会活动后





期与杰克发生对峙的一个场景中：兄弟会组织的青年黑人克里夫顿在哈莱姆街上遭遇警察枪杀后，“看不见的人”没有经过组织同意，自己组织人马为这位黑人青年举办了葬礼，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争取权利的宣传鼓动活动，但是他的行为遭到了兄弟会特别是杰克的指责，认为他违反了组织纪律，他被召唤到一个会上接受大家质询，杰克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看不见的人”，“你不是被雇来思考的”，“你要么接受决定，要么你就出局”。^①这成为了小说主人公与兄弟会冲突的一个高潮场景，兄弟会的极权者形象暴露无遗，也是在这个时候，艾里森对杰克的形象做了特殊的描写：“看不见的人”看到正在慷慨激昂说话的杰克的脸上突然掉下来一个东西，原来他的一个眼睛是假眼，此时掉了下来落进桌上的玻璃杯中，原本威严十足的杰克立马成了一个“独眼龙”^②。但在手稿中，这个“独眼龙”并不是杰克，而是一个普通的兄弟会成员。此外，艾里森还对杰克的头发颜色做了特别的描述，在手稿的边角，他专门做了一个批注：“杰克长着红色头发。”（*Wrestling*: 313）在出版稿中，读者可以看到在以上这个情景中，“他[杰克]的红色脑袋毛发直立”^③，另外，杰克在说话时还时不时地会冒出几句“外国话”。杰克的这个模样或许会让读者联想到俄国间谍的形象。^④

《看不见的人》在小说结尾时描述了哈莱姆发生的骚乱，这个情节与主人公的思想觉醒过程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小说后半部分（即主人公在纽约参与兄弟会左翼组织活动）的高潮，也为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收尾画上了一个戛然而止的句号。尽管小说描述并不一定要与现实一致，但考察小说中骚乱情节的来源还是可以帮助理解作者的意图所在。根据弗雷的研究，骚乱情节来源于现实中两次哈莱姆黑人骚乱，第一次发生在1935年，传言警察打死了小偷小摸的黑人小孩，引起街区骚动；第二次是在1943年，一名黑人士兵因保护一位受到虐待的黑人妇女被一个白人警察打死，引发黑人上街骚乱，而背后的实际原因则是黑人要借这个机会发泄他们对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备受压迫的情形没有实际改变的不满：美

① See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1, pp. 469–474.

② 在小说中，叙述者“看不见的人”用了 Cyclopean 一词，意指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尽管此词本身没有嘲讽之意，但放在这个情景中，讽刺意味还是跃然纸背。

③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p. 473.

④ 对这部作品的手稿和出版稿做过精湛对比研究的美国学者弗雷认为，杰克这个形象的最后定型与时代背景有关。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间谍案，如著名的罗森堡夫妇和希斯案，对于这些案件的侦破有着特殊贡献的是一位叫做伊丽莎白·本特利的美国女性，她曾是美共党员，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于1948年在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举报她曾经的男友就是一个俄国出生的获得美国身份的苏联间谍（see Barbara Foley, *Wrestling with the Left*, p. 331）。





《看不见的人》与看得见的冷战：艾里森的“自我”拯救之路

国黑人积极参加二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通过反法西斯战争使得他们在国内的地位有所改变，获得真正的民主，但事实并非如此。艾里森在小说出版稿中把这两个事件融为一体，基本采用了前者的事因模式，而隐去了后者的原因，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历史背景变得模糊，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黑人对民主的诉求之间的关系被搁置，更重要的是为把骚乱归咎于兄弟会这样的左翼组织在背后作祟提供了逻辑线索和依据。在目睹了骚乱中黑人遭遇暴力镇压的情景后，“看不见的人”意识到这是一种自杀和谋杀行为，包括他在内的黑人是被兄弟会利用了，他们挑起哈莱姆黑人间不同派别的争斗，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评论者都认为哈莱姆的两次骚乱与左翼无关，艾里森自己也曾撰文将1935年的骚乱归因于“农民般的简单复仇而已”（*Wrestling*: 321），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工人阶级有目的的行为。直至1948年在一篇介绍和评述哈莱姆精神诊所的文章（未刊稿）中，艾里森还提及哈莱姆的两次骚乱都出自黑人“自发的爆发”（*Shadow*: 301），与左翼活动并不相关。

三

显然，上述所提小说人物描述与情节设置的改动的一个相应结果是左翼形象成了讥讽和批判的对象，这是1952年小说出版时读者会得到的印象。艾里森在长达七年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完成了他的“转向”，正如此前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与时代政治风潮尤其是左翼思想的几经多变密切相关，他在这部小说写作过程中的笔触变化，以致最后把批判的靶子准确无疑地瞄准了左翼，也只能从时代氛围的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定型这些角度加以理解。

美国学者弗雷在评述艾里森改动小说中哈莱姆骚乱情节的时间背景时，做出了如下评论：“艾里森的多次修订说明，他原本并无意图把谋杀这个罪名搁在兄弟会头上，1952的出版稿并不说明这是缘于他自己对时代的把握……而是表明他有意改动了他自己清楚的历史过程。”（*Wrestling*: 321）换言之，不是艾里森先行认识到时代的变化，而是后者影响了他，使他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弗雷似乎着重强调时代的影响因素，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也不能脱离艾里森的主观因素来谈时代的影响。如同三四十年代其他一些与左翼思潮已经产生龃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纽约知识分子）一样，艾里森的转向源自40年代初已经开始的对左翼的不满。50年代初冷战烽烟弥漫，以《党派评论》在1952年召开的“我们的国



家，我们的文化”为标志，一些曾经左翼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与美国认同，并形成一股思潮，以至出现了比较一致的“颂赞美国”的声音。^①艾里森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个思潮中去，毕竟作为一名黑人作家，与那些主要以白人为主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隔阂存在；此外，正如上面所述，艾里森曾经是从“左”的角度来表达他对左翼的“右”转的不满，直到1948年他还认为美共仍然具有存活下来成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可能，甚至晚到1954年还在一份美共支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工会和工人运动（See *Wrestling*: 67）；但是另一方面，对左翼的不满已经心存多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政治朝向的变幻，与美国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看不见的人》中的一个主旨，我们可以发现，从他在小说出版后发表的言论来看，一个明显的表述就是要告诉读者他不仅仅是一个黑人作家，更是一个美国作家，坚持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学价值的融合。1963年，评论家欧文·豪发表文章批评艾里森，认为《看不见的人》脱离了赖特创始的黑人抗争文学传统，对此艾里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指出“让一个黑人成为美国人的不仅仅是肤色，更是缘于美国的经验传承下来的文化”^②。艾里森在多种场合中强调他与赖特的不同，后者把文学看成是“武器”，而他则视其为“艺术”；在1961年的一次访谈中，艾里森指出他的写作“不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而是文学的要求，是出于个人对于社会生活的敏锐认识”（*Shadow*: 18）。艾里森要告诉读者的是，他不像赖特那样用一种意识形态来指导写作（See *Shadow*: 16），不像赖特创作《土生子》时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用简单化的眼光看待生活，他要做的是“赞颂人的生活”，把握“生活的复杂”^③。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曾经的左翼、后来的纽约知识分子主要代表人物特里林在《自由主义的想象》（1950）中对“多面化”和“复杂性”的自由主义观阐释，而特里林针对的也正是他所认为的三四十年代左翼思潮的简单和庸俗化倾向。^④美国学者肖布在《冷战中的美国小说》中，把《看不见的人》放到冷战

① 1952年，《党派评论》召开主题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研讨会，讨论战后美国知识分子与国家间的关系，发表评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哲学家胡克、文学批评家特里林等都表示现在已经到了知识分子与美国价值观趋同的时候了。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思想界也开始兴起一股“颂赞美国”的思潮（see Richard H. Pells, *The Liberal Mind in a Conservative Age: American Intellectual in the 1940s and 1950s*,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30-147）。

② Ralph Ellison, “The World and the Jug”, in Joseph F. Trimmer, ed., *A Casebook on Ralph Ellison's Invisible Man*,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2, p. 191.

③ Ralph Ellison, “The World and the Jug”, p. 176, p. 177.

④ 参见金衡山《自由主义想象，自由主义与冷战思维》，载《国外文学》2011年第3期。

《看不见的人》与看得见的冷战：艾里森的“自我”拯救之路

初期自由主义思潮的氛围中读解，认为艾里森在小说中反映出的思想与其时盛行的自由主义共识存在着一致性，^① 这个看法不无道理。

欧文·豪也持类似看法，认为艾里森成了 50 年代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并指出，如果说赖特的《土生子》因 30 年代的左翼意识形态而受到了损害，那么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也因 50 年代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损害。^② 豪并没有说明 50 年代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但是他指出这种损害的一个结果是，这部小说的故事发展到“看不见的人”到纽约参加兄弟会左翼组织后，情节失去了真实性，“尽管对于个人自由的无保留强调是美国文学界 50 年代一个最受欢迎的策略，但这也会导致缺乏生气和实在内容，它破坏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就像 30 年代的（经济）决定论一样；自由确实值得去为之战斗，但不能强行让其成为现实”^③。显然，豪的言外之意是艾里森就像赖特一样也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羁绊，用“看不见的人”的故事（尤其是其在纽约参加左翼组织的经历）来强调“自由”之于个人的重要。诚然，对于“自由”（换言之，也就是“自我”）的追求正是 50 年代冷战高峰时期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艾里森对此的过分强调实际上脱离了黑人的现实。小说用近一半的篇幅描述“看不见的人”与左翼组织间的冲突，是要说明个人与集体权威、自由与威吓、个人追求与牺牲个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揭示三四十年代左翼思想的危害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顺应了冷战氛围下美国人对“自由”的诉求，至于具体到小说中那个黑人形象是否一定符合黑人生活的现实，已不再重要。针对豪的文章，艾里森洋洋洒洒下笔万言作答，但对豪提出的上述问题，他却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艾里森及其作品与冷战意识形态的勾连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分析。

[作者简介] 金衡山，男，1963 年生，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遏制的象征意义：霍尔顿的矛盾与解决方法》（载《国外文学》2013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严蓓雯

① See Thomas Hill Schaub, *American Fiction in the Cold War*, p. 114.

② See Irving Howe, “Black Boys and Native Sons”, in Joseph F. Trimmer, ed., *A Casebook on Ralph Ellison's Invisible Man*, p. 163.

③ Irving Howe, “Black Boys and Native Sons”, p. 164.